

代序

今天，沙特是我在解嚴後的剛果^{*}

先前為讀書會準備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，發現兩位法國作家沙特與卡謬為了暴力革命與否翻臉。近日念到英國通俗作家保祿詹森所寫的《知識分子》，有相當精彩的書寫，特別是以從小叛逆來描述沙特。江郎才盡，就把心得分享給大家。

沙特最膾炙人口的貢獻是「存在哲學」，尤其在思想上替戰後的法國人指出康莊大道。基本上，這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精神，主張每個人都是本身靈魂的主人，必須透過勇敢的行動來定義自我；儘管人們飢渴地自由，然而，企盼決定於行動，唯有行動才能確定自己是否還活著，因此，這是「存在的自由」。

沙特認為知識份子應該獻身理念的實踐，不應該跟政治糾纏不清。他主張作家應該對當代有所影響，說出去的每一句話都要有回音，包括緘默不語，因此質疑 19 世紀名作家福樓拜、龔古爾，為何對於法國大革命後公社的壓迫隻字不提。他指出，伏爾泰幫助冤死的新教徒卡拉斯平反，左拉為被迫害的猶太軍官德雷法斯仗義執言被法院判毀謗有罪，只好流亡英國，其實，他們大可事不關己推託。

由於沙特的口誅筆伐，史達林的文化打手法捷耶夫把他貶為「擁有打字機的豺狼、手握鋼筆的鬣狗」。不過，對於自己未能撻伐蘇聯的強制勞動營，沙特自我解嘲道：「我們又不是忠貞的共產黨員、或是支持者，憑甚麼談三道四？只要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傷害，我

* 《台灣時報》2014/8/21。

們對於別人的制度爭議，當然有自由保持超然的立場。」同樣地，當捷共頭子斯蘭斯基被以托洛茨基分子、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等罪判死，沙特也沒有聲援。沙特後來訪問莫斯科，回國後接受訪問說：「蘇聯人並非沒有出國的自由、而是不想離開他們美妙的國家」、「蘇聯人有絕對的自由批判自己的國家」。或許覺得太噁心，他在幾年後承認，當時言不由衷是因為不想讓客氣的主人難堪。

對於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，沙特發動知識份子連署，呼籲公務人員跟軍隊進行不服從運動。文化部長馬爾羅建議政府讓他去高喊「恐怖份子萬歲」，關他只會自取其辱；戴高樂訓示內閣，只要不違法，尊重思想及言論自由是基本的。最嚴酷的批判來自主張非暴力的卡謬，嘲笑他是扶手椅上的歷史締造者、老是鼓吹他人採取暴力行動，實質上是靠著謀殺來達成自我解放。

當學生運動風起雲湧，沙特表達敬意說：「暴力是學生尚未進入父輩體制所唯一能掌控者」、「你們行動的有趣在於結合想像力及權力」。當他被巴黎大學的學生會邀請去演講時，幹部遞給他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：「沙特，簡單明瞭，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討論決議」。其實，他只是一個好人，並沒有深刻的政治思想。當他過世時，有 5 萬人護送到墓園，不少人爬到樹上瞻仰，有一個人竟然掉到棺木上。

念大學的時候跑去歷史系修中國近代史，老師應該是還在念博士班的胡平生，很會講國民黨跟軍閥的鬥爭。當時余光中用「狼來了」扣鄉土文學的帽子，我寫〈從「鄉土文學」談起〉當期末報告。老師好話說盡、要我退回重寫，隨便寫甚麼都好。所以，我就交了一篇 4,000 多字的報告〈由「剛河暴風雨回憶」看剛果開國四要人〉。

今天，沙特是我解嚴後的剛果。